

語法理論

傅子東著

五十年代出版社

40021

C2

語法理論

傅子東著

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4

語法理論

開本:787×1092¹/32 印張:5^{1/2} 101千字 184定價頁

著者 傅子東
出 版 簡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街甲六號
上海南京西路一七〇號

印 刷 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044號)

書號:354 語文:147 1954年10月北京初版
1—4,000 1954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自序

一九三一年我翻譯了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深刻地認識着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根本的對立。一九三六年秋迄至三七年春我讀到葉思丕森的各種語言學著作，特別是他的「語法哲學」揚棄着他對於詞典上的詞和句子中的詞兩者的絕對的對立，認為它們只有相對的區別，如同演員和演員所扮演的劇中人的區別一樣。一九四六年所寫的「傅氏文典，緒論」，一九四九年所寫的「傅氏白話文法，緒論」，都曾經對葉思丕森的唯心論的語法理論加以攻擊，同時明確地建立了位次論（實際上位次論在一九三八年草成的），以為字典上的詞憑藉詞羣中的位次才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功用，即執行各種不同的職務，或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即句子成分。但是草寫緒論時手邊沒有葉思丕森的著作，王力等的語法作品也還沒有閱過，因而對他的批判是不够深入的，對受了他的影響的中國語法學者實質上是沒有論列的。

解放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的國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是必然要產生出相應的文化的：語法界一方面輸入葉思丕森的理論，另一方面又多誤認自己社會中偶然突出的語言習慣為漢語特徵，這是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本書特就葉思丕森的理論部分對中國語法研究者有極深刻的影響的，加以扼要而明白的敘述，並詳盡地批判了王力的語法作品，重點地評論了趙元任等的語法作品；而我的原來的位次論因

此發展了，在原來的詞類劃分的理論，則有深入的闡明，原來的漢語演變的推斷，則有更確切的論述（參看傅子東：「傅氏文典，緒論」第一第二兩節、「傅氏白話文法，緒論」及後附的「新國語文法摘要」）。此外本書還詳論對話的環境為「省略的解釋」的根據，駁斥了葉思丕森及受他的影響者反對省略的主張；對於詞的構成和新詞的成長也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平時說一句話，可以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源；每一個人對於語法現象的解釋，豈能說沒有一定思想根源？語法現象解釋的對立，實質上就是思想鬥爭：思想鬥爭既是長期的、激烈的鬥爭，語法上的大原則的統一不是短期間可以達成的，也不是調和、妥協，或互相讓步，不經過劇烈的爭辯可以達成的。從我的「傅氏文典」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出現以後，從新華月報一九五二年九月刊載穆德洛夫的「論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發表以來的中國語言學」的文章（它曾批判唯心論者的葉思丕森並提及王力等受他的影響）以後，葉思丕森的「詞的品級」，雖沒有人再公開地相信了，但實際上它的影響在中國語法界是很巨大的（參看本書第四章第二節）。近兩年來王力等都在轉變中，可是原來的觀點他們仍然保持着。顯然，基本上是一個唯物論者的話，就必然承認抽象名詞，決不會認為動詞或形容詞可以充當主詞，而否定動詞和形容詞孳生出的抽象名詞的：這是語法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最主要的分野。

「語文學習」最近刊載的兩篇論詞類劃分標準的文章（總第二十七期），除「拿車給他車（用自己的車吧，指車

的作用)了，給他砲(同「車」的解釋)了」以外一切標準本書第二章都論過；但「車了」和「砲了」並不是新奇的東西，著者的「文典」上(第一冊第十七、十八兩頁)這類例子是很不少的。同一的詞可以具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性質，即屬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類；但是在說話的時候，說者如果把它認為指人或事物的名稱，它才能憑藉主位這個位次形態扮演主詞或執行主詞的職務，如果把它認為指人或事物實施的動作，它才能憑藉述位這個位次形態扮演述詞或執行述詞的職務。詞類的區分是在詞進入句子之前根據詞的意義或性質決定的；「車」和「砲」雖偶然憑藉述位這個位次形態執行了跟動詞(吃或殺)所執行的同一的職務，但它們絕對是名詞，不能認為已轉變成動詞。任何人都知道「車」和「砲」是具體事物的名稱，也就是說，「常識」斷定它們是名詞；這說明在詞的性質和詞的功用間發生矛盾時應在詞的性質的基礎上決定詞的種類。

據「中國語文雜誌社」同志的來函，讀者對我的論文「詞的職務和位次」的反應有三種：有完全贊同的，有部分贊同的，有提相反的意見的。對於那個提相反的意見的，我根據他的論點寫了一篇答辯的文章寄給該社，該社覆信說：擬將我的文章發表。現在把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抄錄如下：

「真理報社論『爭取科學中的高度思想性與原則性』上這幾句話：『在許多科學部門中，否認日益增長的新生力量、拒絕批評、企圖用行政手段解決科學問題的個別科學家和科學團體的獨佔，還沒有完全消滅。經驗證明：任何一個科學部門

也不能在互相吹噓和互相隱瞞錯誤的沉悶氣氛中順利發展的。企圖確立個別科學家與科學團體在任何知識部門中的獨佔必然產生停滯狀態與腐朽。』（光明日報 1953.12.3）希望你鄭重地考慮一下。」有人認為：「把句首的詞都作為主詞，或以為主詞不一定在句首，那都是不重要的」，這樣的研究科學的態度也不能說是端正的。

理論的正確性是須通過實踐才能夠證明的。我在這裏正根據我的理論以高中語文課本的文言文為材料寫古代漢語語法，以高中語文課本的語體文為材料寫現代漢語語法，來教授學生；時間雖僅兩月餘，學生却對「扮演主詞和賓詞的只是名詞（包括代詞）」這個說法認為簡要，對「詞類憑藉句子中一定的位次形態表現出它們的功用，即執行它們的職務或扮演句子的成分」這個說法認為切合，對「對話的環境對於句子意思的了解具有決定性」這個說法認為適當。但是最後的實驗階段是：學生基本上是否已具有分析極複雜的句子的能力，是否能發現自己或別人寫作的錯誤或把句子寫得通順；這是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達成的。「新的學校，敞亮的課堂，它以新的思想和知識灌溉新一代的心靈」（高中語文課本第五冊，頁二一和二二），「敞亮的課堂」和「灌溉」兩者間並不能存在着「動作者和動作者執行的動作」這樣的相互依存的關係，因此「敞亮的課堂」不能夠在主位，充當「灌溉」這個動作的主體；「大家都想伸長得更高」（高中語文課本第五冊，頁二二）「高」和「伸」兩者間並不能存着「修飾者和被修飾者」這樣的黏附和被黏

附的關係，因此「高」不能在從位，充當「伸」這個述詞的附加詞：這兩個句子決不能認為是通順的。從後一例看來我們可以推知學生的詞彙貧乏或對於詞的意義理解得不深刻，是必然使實驗的期間延長的，也必然使他們對於語法的學習感受不應有的困難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在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同志舉行的送別會上表示在本書出版後對每位同志分贈一冊，希望不吝賜教！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初步奠定了中國語法的基礎，黎錦熙的「國語文法」部分地引伸並修正了馬氏的學說；但他們兩人沒有寫過系統的語法理論。至從前出版的兩種什麼語法理論是名不副實的。我寫本書的目的也不過是想引起語法研究者對於語法理論的注意，因而展開語法理論的論辯，同時在不斷的實踐中證驗它們的適用性；這樣，中國語法理論才能建立起來。所以我懇切地希望讀者對於本書的任何部分予以嚴格的批判。

本書除前五章所舉例句外都是照第六章第一節關於主句和從句的辯識規則四條寫成的。提賓介詞「把」（「將」「管」等），我以為歸入助詞中較妥，因為它的意義比一般介詞虛靈得多。

「傅氏文典」和「傅氏白話文法」有幾個小的地方跟本書不同，都應以本書為準（「白話文法」三三頁「動詞以外」應改為「動詞及」，五九頁「當衆發出」應改為「發表」；它和「文典」上還有一些錯字，大家容易辨認）。據「中國語文」讀者來信，中學裏講文言文，方法方面參考書

極缺乏……，「中國語文雜誌社」同志函說有書店願出版我的「傅氏文典」；但是須待我把古代和現代漢語語法（以高中語文課本中文言文和語體文作材料，各寫第一編正文，第二編圖解和分析（包括文章作法），「現代漢語語法」第三編「語法（包括修辭）上的錯誤」，以學生的作文為材料）寫完，將該書再行細校，並增附索引，然後才能付印。

本書從一九五三年四月開始寫到十月初完成；在這個時期我的身體情況很壞，特別是在夏季，稿子的絕大部分都是在宿舍床上想好而後才坐起來寫的。寫之前沒有擬好提綱，每章寫完後沒有清稿子，就請黎錦熙先生給我閱看，他先後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特別是我對王力等的批判中那些過於尖銳的話，現在大都照他的意見刪改了；在看校樣時他又兩度為我修改「評語」：這，我是應深深地感謝的。曹伯韓先生對本書第一章也閱過，並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意見，因此有所增改；這也是應感謝的。

傅子東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寫於西安西北大學師範學院

內容提要

這書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批判資本主義國家唯心論的語言學者對於我國漢語語法所生的影響。注重漢語語法的歷史發展。對於語詞複合的三方式、詞類的九分法、句子的六成分以及詞的位次形態都有闡說，以證明祖國語言組織的簡明和精密。

目 次

自 序 1

第一章 詞的構成

第一節	詞的構成條件	1
第二節	複音詞和複合詞的構成方式	4
第三節	遞組的複音詞和複合詞	11
第四節	複音詞和複合詞的辨認	16

第二章 詞的種類

第一節	葉思丕森和王力趙元任等對詞的分類	23
第二節	說詞典裏詞和句子中詞的現象的統一和 對立去辦別詞類	33
第三節	詞類的再分	42

第三章 詞的職務

第一節	主詞、述詞、附加詞	54
第二節	主詞或述詞的省略	58

第四章 對唯心論者葉思丕森語法體系及他所影響的 中國語法學家語法著作的批判

第一節	對葉思丕森語法理論（特別是在中國發生了 最大影響的部分）的概述和批判	67
第二節	對王力諸家的語法現象解釋的批判	70
1.	對王力諸家承襲葉思丕森功用論的批判	71

2. 對王力的首品末品及賓語等 (包括語法小組的賓語)的批判	73
3. 對趙元任和王力的主語的批判	84
4. 對王力諸家的謂語形式等的批判	87
5. 對趙元任等的運動式和王力的緊縮句的批判	95
6. 對高名凱語法理論的批判	103
第三節 王力趙元任諸家語法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 當時的(或解放前的)經濟現象	104

第五章 詞的位次

第一節 詞的位次的解說	111
第二節 詞的位次	120
第三節 述性詞的位次	126
第四節 詞羣的位次	130

第六章 漢語的發展

第一節 句的標記	138
第二節 標記的應用	143
第三節 漢語組織的簡明和精密	150

附 錄

第一章 詞的構成

語法研究的對象是詞，不是字。隨了現在中國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發生的史無前例的變革，那表達這些變革現象的語文（文指加工的語言）中所用的詞彙，主要為複音詞和複合詞的詞彙，也是史無前例地豐富起來；以人民日報來說，每天登載的文章，無論是社論、新華社的稿子或各種通訊，其中經常地出現或多或少的新詞。“詞是什麼”這個問題對於各階層人民就顯得越發重要，急需明確的解答。

第一節 詞的構成條件

詞由形體、聲音、意義三件東西構成；方塊漢字就是它的形體，聲音和意義都從它產生出來。

方塊漢字是詞的本身。「家」這個方塊漢字，意義是「屋下養豬」，這個詞的創造的時代從它的意義可以推知是畜牧經濟形成主要生產方式的時代。這個詞的意義在由畜牧經濟進展到農業經濟的時期，在由農業經濟進展到工業經濟的時期當然都發生過變化的，我們平常說「家」的時候，誠然如高名凱所說，決不會想到豬。但它的意義因時代的演進雖然有了新的內容，可是它由舊詞變為新詞，如同舊人變為新人一樣；它仍然是詞的本身，不是高名凱說的詞的標幟，跟詞的本身對立（語文學習，五期，頁14）。除了詞的形體還有詞的本身獨立於形體外而存在的話，那個詞的本身必然

是唯心論者頭腦裏的決沒有反映客觀存在的幻象。

表語法上關係的詞，如介詞、連詞、助詞，王力等皆認為，「語法成分，只有語法上的意義的，實詞，如名詞、動詞、形容詞，根本上不同；它們進入句子中的時候才取得意義」（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以下稱中國語法理論）上，頁19；呂叔湘：中國語法修辭講話（以下稱語法修辭講話），頁12），實詞原來就有獨立的意義。他們最有力的論據：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人」這個名詞能傳達出一個完全的意思，構成着一句話；「嗎」字表確切的語氣，決不能具有着同樣的功能。既然在特定的對話環境中「人」才能表現出一個完全的意思，我們必然能斷定這個句子中省略了「那」和「是」兩個詞；除開特定的對話環境，比方說在詞典上，能够認定「人」和「嗎」兩樣，有獨立地造成句子的功能嗎？唯心論者的葉思丕森（或耶思蒲爾孫）反對省略的說法；以為說者和聽者既然共喻，省略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但是特定的對話環境是客觀的存在，由於這樣的存在「人」才表達着一個完全的意思；離開了這個存在「人」的構成句子的功能只是唯心論者的虛構。「省略」的解釋僅是把這個客觀的存在具體地敘述出來。再者，「人」或任何個別的實詞所以能有意義是跟它在句子中有一種地位或是句子中一個構成分子或跟句子有一定的聯繫（嘆詞在句子結構外，但跟句子有一定聯繫）這個現象分不開的；不進入句子中或跟句子沒有任何聯繫的詞是客觀上決不可能存在的東西；任何詞的一定的意義是從它跟句子的關係上才能明確地認識的。王力、呂叔

湘等把實詞和虛詞的意義對立起來，這是一方面沒有看見實詞在句子中的現象，另一方面又忽視虛詞本身有獨立的意義；詞典對實詞和虛詞都給予一定的解釋，這就實踐地證明了實詞和虛詞是同一的詞；它們都有着獨立的意義，這個意義也必然是跟它們都進入句子中的這個現象分不開的。

葉思丕森說（葉思丕森：語法哲學（以下稱語法哲學），頁41）：意義或功用（有人譯為職能或功能；葉氏的功用論就是語法領域內的唯心論）可以不藉形體（詞的形體）表達出來，在論獨詞構成關聯語時他證明了這句話，如「活動導致幸福」的「活動」和「幸福」（同上書，頁143）。一個主語和一個謂語，或一個主語部和謂語部組合的詞羣都叫做關聯語。「活動」是動詞孳生的形容詞所孳生出的抽象名詞，「幸福」是形容詞所孳生出的抽象名詞，但葉思丕森把它們認為關聯詞；照葉氏的解釋「活動」係「一般人活動」，「幸福」係「一般人幸福」，從功用說它們都是獨詞構成的關聯語，包括主語部「一般人」（唯心論者頭腦中的）和謂語「活動」和「幸福」（參看本書第四章，頁68）。抽象的東西「活動」和具體的東西一樣能充當動作者，抽象的東西「幸福」和具體的東西一樣能充當動作影響的承受者；這就是說它們能執行主詞和賓詞的職務，像指具體的人或事物的名詞能執行主詞和賓詞的職務一樣。「一般人」這個東西只是功用論者的頭腦裏的決沒有反映客觀的實在的產物；「活動」和「幸福」是關聯語，這只能解釋為唯心論者的謬語。一句話，沒有形體的意義決不能是在客觀的世界中出現過的東西。

第二節 複音詞和複合詞的構成方式

上文已述說詞的構成條件，特別是「意義」這個重要構成條件和唯心論者對於跟他們語法體系有密切聯繫的詞的意義的看法，現在對於「詞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來研討着，就是說對於複音詞和複合詞的構成方式簡明地扼要地加以敘述，以此明瞭所謂詞的辨識的各種標準有怎樣實用的效果。它們的構成方式從意義方面概括地分為三種。

1. 單純的 漢字或音節間存在着不可分開的關係；再分三類。

「、駢語和譯語，例如：玫瑰、鸚鵡、邏輯、吉普車（名，吉普係特種汽車名稱）；吩咐（動），猶豫（動兼副）；澎湃（形兼副），呵噏（嘆）。除邏輯和吉普車為譯語外都是駢語，包括雙聲疊韻在內。」、專名，例如：中國、詩經、日本、巴爾幹、孟姜女（名）。」、其中漢字的意義至少有一個還不知道，例如：麻黃、花生、名堂（名），除「名」字外其餘各字的意義都不能明悉。這三類都屬複音詞；除專名外數目不多，都是容易辨認的。

2. 並列的 漢字或音節間存在着平等的關係；再分三類。

「、兩個漢字的意義相同或相似，相近或相關，例如：中央、步驟：「央」也是「中」，「驟」是馬的急步。薄脆、行李：薄脆指油炸的一種薄而且脆的麵食，是從古語的組合演變來的，如「爲肥甘不足於口與（歟）？輕煖不足於

體與」，「肥甘」指肥而且甘的肉食，「輕煖」指輕而且煖的皮衣（孟子，梁惠王）；行李的「李」同理，原義行於國外而理國家的外事，春秋時代用爲外交官的名稱（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轉成着行路的人所攜帶的器物。縱深、經濟：前者是兩個形容詞轉成的指一種陣地的普通名詞，後者是兩個動詞轉成的指生產現象的抽象名詞。活動，習慣、治安，勝利（名）。組織（動兼名）：作名詞的「組織」是抽象名詞，又是普通名詞。縮小（動兼名）：「小」的意義有幾種：「使……小」如「越南人民軍縮小了法軍的陣地」，「變爲小」或「被弄小」如「美帝在鮮朝的陣地縮小了」。「縮小」的另一種解釋是「縮得小了」，這不很切合。以上都是複音詞。削弱、打倒（動）：倒的意義有兩種「使……倒」或「被弄倒」；它們都是成長中的複音詞，即它們正從兩個概念向化合成一個概念這條路線上前進。這類複音的動詞很古就有，如「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文公「恐懼」，……「綏靜」諸侯……「奸絕」我好，「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翦剗」我公室……「蕩搖」我邊疆，「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背棄」盟誓，……「矜哀」寡人（左傳，成十三年）。評介、殺傷（動）：這類的詞是否最後能成爲複音詞，很難斷定。變成、編成：是複合詞。「成」不完全內動詞，有兩種解釋；一，單純的不完全內動詞，二，「使……成」；跟講成（這個東西的價錢講成了）的「成」（副詞）不同。作爲、通過（動兼介），